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幽靈十四</p>
<p>……兩百三十六、兩百三十七、兩百三十八。</p> <p>黎芙生數著階梯，登上廢棄大廈的頂樓，月色將整個世界浸沒在孤寂的冷色調中，水泥地上散落碎玻璃，她若無其事地踏上，將那些碎碴反射的閃光踩滅。才走兩、三步，腳踝就被突出的鋼筋劃了道口子，她看都不看就繼續往前走，最終坐上了外層圍牆，任由夜風將她原本就糾結的長髮吹得更凌亂。</p> <p>想來也可笑，當初爸瘋魔般想帶她翻過這面牆終以失敗收場，現在她倒是自動自發上來了。</p> <p>她搖搖頭，試圖甩開這段記憶，她不願人生的最後時刻還被痛苦綁架。於是她凝視天空，打算讓月亮被下片雲朵遮蔽的時候成為她從世間解脫的時機。</p> <p>正巧有片巨大的烏雲不斷變化形態，猙獰地吞噬周遭皎潔的月光，就在它將觸手伸向光源中心時，有一中性嗓音驀然在黎芙生的身側響起：「自殺的話，家人領不到保險金喔！」</p> <p>「啊！」黎芙生嚇了一跳，下意識地收緊放在圍牆上的雙手，穩住差點掉下去的身體後，她大力喘著氣，悲憤地眼神刺向來者。</p> <p>那人與她齊高，穿著白色兔子造型的布偶裝，粉嫩的兔耳朵垂在鼓起的臉頰邊，圓溜的黑眸正盯著她看，即使是由塑膠做成，裡頭卻彷彿藏了千萬顆星星般閃耀。</p> <p>她雖然訝異有人穿可愛的裝扮在這荒涼之地，但悲傷讓她無法做出太多情緒，淡然回道：「媽沒錢幫我買保險。」</p> <p>「這樣啊。」垂耳兔應了聲後就凝視著她。</p> <p>黎芙生安靜地與它對視，看著看著就出神了。</p> <p>這隻兔子與她小時候最寶貝的兔玩偶長的毫無二致。</p> <p>多年前的生日，媽允許她挑個東西作為禮物，於是她帶媽到一間準備搬遷，所以全品大特價的商店，她在店家營業前就去排隊，買下這隻放在櫥窗角落的玩偶。即便這是隻廉價大眾款，大街小巷都能見到相似的產品，她對它的喜愛仍半分未減。</p> <p>直到某天，媽不小心將它丟進老舊的洗衣機裡折騰，拿出兔玩偶後，它已經不成「兔」樣，棉花沾黏上所有衣物，媽一怒之下將兔玩偶的殘骸丟進垃圾桶，她對兔玩偶最後的印象，是副乾癟醜陋的身軀披上棄嫌的外衣，死寂地躺在廢棄物中。</p> <p>那時的她不敢哭鬧，因為她彷彿看見了自己的命運。</p> <p>「呵，我可愛嗎？」垂耳兔見黎芙生也望著它，便歪著頭笑問。</p> <p>黎芙生回過神後，冷酷道：「別自戀了。」</p> <p>「我以為小女生都喜歡可愛的東西呢！」見黎芙生沒有要理睬它的意思，它反而不屈不撓繼續說話：「對了，妳不好奇我是誰嗎？」</p> <p>「知不知道都無妨，反正我等等就什麼都想不……」</p> <p>「我是幽靈喔！」</p>	

垂耳兔往前穿越圍牆，張開兩隻大耳飄浮在空中。

面對此景，黎芙生敷衍地「哦」了聲，當作是自己接近死亡所以才開啟通靈眼。不過照傳聞中來看，幽靈會突然出現無非是那種情況，於是她問道：「你在抓交替嗎？」

垂耳兔幽靈又飄了回來，道：「不抓，我還有許多遺憾呢！」

「你去抓別人幫你完成遺願吧，我待會就要當你的同事了。」黎芙生閉上眼、放鬆手，又欲往下墜。

垂耳兔急忙出聲阻止：「等等！有行人走過。」

黎芙生眯起眼，瞪著垂耳兔，對方乾笑了兩聲，道：「呃，總不能干擾到別人吧……」

她覺得有道理，過了會再度闔眼，隨後又聽見：「等等，時辰還沒到。」

她一把將垂耳兔推開，道：「又不是出生，這種事情不用看時辰！」

最後她乾脆不閉眼，將身體慢慢往前挪，逐漸讓強風左右自己，此時，她的後背傳來柔軟的觸感，是垂耳兔環抱住她，道：「再等等吧，這裡的夜景好漂亮。」

黢黑的夜成了光的畫布，路燈排列成銀河，零散遍布的各家燈火組成星座，整個城市宛如徹夜繁星的倒影，的確是幅難能可貴的美景。

但這片光影中，她永遠只能是陰影。

世間越亮，越顯得她漆黑。

她向後猛撞將垂耳兔當成靠墊壓倒在水泥地，翻過身後騎在它的肚子上，一下一下地捶打它的胸口。她過於激動，喊出來的聲音沙啞無比：「這是什麼爛理由！」半晌，垂耳兔動也不動，出完氣的黎芙生拉了它的兔耳，見它仍是毫無動靜，便想將它的頭套摘掉，看看裏頭怎麼了。

就在她左右旋轉頭套時，垂耳兔如詐屍般彈坐而起，黎芙生趕緊向後退才沒被彈出去。

垂耳兔調整好自己的頭套後嚴肅道：「不可以動我的頭套。」

黎芙生聽它口氣冰冷，便以同樣態度回道：「不動就不動，那你別阻止我。」

垂耳兔湊近她，口氣溫和了下來：「我不喜歡自己的長相，是這身兔子裝給我重新面對人群的勇氣，所以請讓我在擁有勇氣的姿態下面對你吧！」

黎芙生咬了下唇，她也討厭自己的樣子，而她卻沒有任何可以讓自己看起來好一些的肉囊。

她從垂耳兔的身上滑下來，背靠著圍牆，手將膝蓋環住，把頭埋了進去，將自己脆弱的地方縮成一團，冷漠的刺扎向四面八方。

垂耳兔坐到她身旁，將一隻兔耳搭在她的頭頂，道：「為什麼想要逃離這世界？」

黎芙生感受到了兔耳傳來的溫柔重量，身旁又有個不畏懼她的刺的傻幽靈，她咬牙硬撐不讓眼淚漫溢出眼眶後，說道：「我是沒用的人，不被任何人喜歡，自己也厭惡自己，所以別再來煩我了好嗎！」

垂耳兔的語氣中卻帶著不合時宜的歡喜：「這麼巧，我也沒有用，也不被人喜歡，生前的自己也討厭自己，有這麼多共同特點，那我們還挺適合當朋友的呢！」

黎芙生抬起頭，原以為垂耳兔是在捉弄她，正要破口大罵時，卻看見對方赤誠的眼

神，她頓時沒了火力，掙扎良久，她才終於吐出了句：「無聊。」說完話她就起身離開，垂耳兔陰魂不散地跟著她，嘮叨道：「別小看幽靈，幽靈會很多魔法的。」

「走開。」

「我可以消滅你不喜歡的東西。」

「不用。」

「我能幫助妳改變自己。」

「滾。」

諸如此類的對話持續到黎芙生回家，她拐進狹小的巷弄中，小心翼翼地將就算沒鎖也不會被小偷盯上的塑膠門推開，再躡手躡腳地踏上滿是裂痕的樓梯，現在是三更半夜，媽應該睡著了，她不能把她吵醒。

垂耳兔好奇地東看西瞧，幸好門框與樓梯再怎麼狹小它都能穿透，不至於因身軀過度圓胖而卡住。

到了房間後，黎芙生悶不作聲的就朝鋪在地上的竹蓆躺下，再將四處都是補丁的被子拉高躲了進去，不再搭理垂耳兔。

閒來無事的垂耳兔開始在她家探索，並將黎芙生的房間打掃乾淨，最後鑽進她的被窩裡。

理所當然的，它立即就被踢了出去。

翌日清晨，「碰」的一響，大力的甩門聲將黎芙生嚇醒，她知道，那是她媽近期表現不悅的方式，而她生氣的源頭就是她，所以她只能乖巧地收下這份怒氣。

「小生早安，要去上學了嗎？」垂耳兔從昨晚就跪坐在竹蓆旁，等待黎芙生起床。

「現在是暑假，妳怎麼還沒走……」黎芙生閉上眼準備睡回籠覺，而她像是想到了什麼，忽然睜大眼睛，警惕地瞪著垂耳兔問道：「妳怎麼知道我的名字？」

垂耳兔隨手抓起一本國中二年級教科書，道：「這裡有很多妳的課本，後面都有寫名字，噢對了我是十四，數字的十四，因為妳是十四年來第一個看見我的人。」

黎芙生也只能怪自己平時沒有維持整潔的習慣，嘆了口氣後毫不留情地吐槽：「真隨便。」

「不隨便，我花了整個晚上想的呢！」垂耳兔傻笑道。「既然妳現在放假，那就別浪費時間了，快起來。」

黎芙生被推著往浴室走。甫刷牙洗臉完，就看見十四在地板上鋪了報紙，報紙上還有把椅子，而它手上拿著剪刀，以充滿笑意的嗓音對黎芙生喊道：「來來來。」

黎芙生退回浴室，緊張地問道：「妳要做什麼？」

十四看了自己的裝備後，回道：「剪頭髮呀，看不出來嗎？妳放心，我昨天翻了很多雜誌，對髮型已經充分了解了。」

黎芙生更加警戒，道：「哪裡來的雜誌？」

「樓下找的。」十四走了過去，將黎芙生拉到椅子上坐好。

她家樓下的雜誌是媽四處蒐集來的過期雜誌，而種類不乏時尚尖端期刊，她可不敢隨便嘗試。

「剪刀在我手上，別掙扎。」為了營造氣勢，十四連續打開、收起剪刀，發出「唰

喇」的聲音。「妳的頭髮太亂了，該修剪一下。」

「妳要是敢照著雜誌上的女模特剪，妳就死定了！」儘管被壓住肩膀哪兒都去不了，黎芙生仍不放棄用言語反抗。「剪太短了啦！」

「我已經是幽靈了，換別種威脅方式吧！」十四手起刀落，大量的頭髮散落地面，從開始到完工用不著三分鐘。「好了好了，快去照鏡子。」

黎芙生馬上飛奔進浴室，她看著鏡中的自己，竟一時間說不出話來。

從外頭傳來十四的聲音：「我參考的人都是跟妳差不多年紀的，可以吧？」

「還、還可以接受……」她以往都是披頭散髮，將陰鬱的臉遮掩在亂絲裡，現在的她看起來乾淨俐落，就如同拂去塵埃的明珠。

須臾，她從浴室出來準備去收拾東西時，卻發現地上的報紙與頭髮都不見了，便問道：「我的頭髮呢？」

「被我吃掉了。」十四將她推到衣櫃前，道：「那個不重要。現在去換衣服，我們出門吃早餐。」

「我不吃早餐。」黎芙生退了步。

「不吃早餐看上去多沒精神啊！快，我在外面等妳。」語畢，十四退出房門。

黎芙生走向房間另個堆積衣服的角落，勉為其難地換起上衣，就在換褲子時，她察覺她的腳踝處有塊紗布，意識到那邊有傷口後，疼痛感瞬間變得清晰，她只得坐在地上減輕痛楚，艱難地將褲子拉好。

印象中，她沒有處理被鋼筋劃傷的地方，那是誰幫她包紮的？

她望向房間門口露出一小截的兔耳朵，靜默了一陣子。

「好了嗎？」由於實在是等太久了，十四直接闖入房間，只見黎芙生呆坐在地，它便緊張地靠過去。「怎麼了？哪裡不舒服？」

「沒有。」黎芙生拉住它的手借力起身，道：「走吧！吃早餐。」

面對聽話的黎芙生，十四差點反應不過來，她都下樓後才跟上去。

離她家最近的早餐店總是人山人海，因此黎芙生直接將它漠視。下間早餐店開在學校對面，但裡頭通常有她的同學，所以她也選擇忽略，往更遠的地方走去。

「小生，這裡有早餐店呀！」十四停在學校對面那間，對黎芙生喊道。

「那間風水不好。」

「早餐店沒在看風水的，就這間了，吃個早餐沒必要長途跋涉吧！」

黎芙生正要離去，卻見十四走進店裡，說道：「那裡尚有兩個空位，快過來。」

她踱了兩下腳表示抗議，可十四沒有要出來的意思，最後，她無奈地走進店裡。

點了便宜的果醬吐司後，她小聲的對十四說道：「我們買回去吃。」

「別害怕與人交流。」十四無視她的抗議，看到位置後就坐下。

黎芙生只得跟過去，入座後就低著頭，生怕被瞧見。

這間店的風水果然不好，她的同班同學們就坐在店裡最大的圓桌，嘻笑的聲音簡直要掀翻天花板。

「妳怕他們啊？」十四察覺到了黎芙生的不對勁。

「不是怕，是、是覺得困擾……」黎芙生才將頭抬起來了點又立刻萎下去。

「別怕，我在這裡呢！」十四拍拍它毛絨絨的胸脯，道：「坐端正，別讓自己看起來好欺負。」

黎芙生縱然是坐好了，不過眼睛卻老盯著底板，嘴中的吐司咀嚼了許久才記得要嚥下，十四看不下去，道：「妳做的很好，現在開始看著可愛的我，放輕鬆，妳是在吃早餐不是在考試。」

聞言，黎芙生抬眼看著拎起自己耳朵擺弄的十四，心情的確放鬆了不少，但她仍嘴硬說道：「別自戀了。」

當她吞完最後一口吐司時，她的同學們不出她所料地圍上來，領頭的胖班長逕自坐上她對面的椅子，幸好十四起的快沒被壓著。

胖班長打量了黎芙生一會兒後說道：「都有辦法弄頭髮了，妳們家不缺錢啦？」

其餘同黨在旁呵呵大笑，濃厚的嘲諷欲將她窒息。

黎芙生受不了這種場面，無意識地縮了縮身軀，彷彿這樣就能得到一些安全感。

「之前不是說想和我們當朋友嗎？」胖班長翹起二郎腿，「現在給妳個展現誠意的機會。」他將頭撇向櫃檯。

會過意的黎芙生根本不想也不能幫他們付錢，無奈之下將頭沉了下去。

「小生小生，看著我。」十四穿透桌子，擋在胖班長與黎芙生之間。「我說什麼妳就跟著說什麼，知道嗎？」

看著這隻人畜無害的垂耳兔，黎芙生聽話地點頭，開始複誦十四說的話：「我不要。」

十四伸出雙手比出「來」的手勢，道：「繼續……」

「當初是我太笨了才會被你們利用，朋友不是誰成為誰的工具，所以，自己的帳自己結。」她越說越理直氣壯，十四在她說到一半時就退開，後半段的話是她直接看著胖班長說出來的。說完後，黎芙生感到無比痛快，悶在胸腔多年的忿怨終於得以宣洩。

空氣凝結了好幾秒，他們像是看見一隻任由群眾欺負的小兔子倏地咬起人來，表情複雜。

十四牽起黎芙生的手，道：「快跑囉。」

黎芙生連忙跳下椅子，胖班長著急大喊：「抓住她！」

可惜她跑不過男生，一下子就被抓住手臂，過往受拳打腳踢的霸凌畫面歷歷在目，那瞬間，慌張佔據了她所有感官，她看向十四尋求幫助，悲傷的眼神在十四眼裡打轉，將它和藹的黑瞳渲染上駭人的鮮紅，忽然，連續的「框啣」聲引來店員注意，大圓桌上的瓷盤和玻璃杯全都被一掃而落，滿地狼藉。

店員先是震驚，後來怒氣沖沖的對著胖班長那群人罵道：「壞掉的東西要賠償，不然我就報警處理！」說完後便到外頭拿了用具清理碎片。

所有人都怔住了，不明白為什麼放在桌上的東西會自己掉落。

「小生，走吧。」十四從人群中拉起黎芙生，經過櫃檯時還不忘給早餐錢。

她們一路跑回家，跑著跑著，她咧開笑容，到家後甚至需要十四攙扶才站的穩。

「哈哈，妳有看到剛才他們的臉嗎？」

十四得意道：「妳早該這麼勇敢了，有個幽靈朋友很棒吧！」

「嗯。」黎芙生對著十四繞了圈，「沒想到妳真的會魔法。」

「幽靈不是當假的。」十四的語氣裡充滿笑意，但接下來想的問題，讓它笑不出來。

「小生，妳會怕我嗎？」

黎芙生愣了會，想到餐具莫名掉落的靈異現象，又想到它帶著自己逃離現場，便笑道：「妳那麼可愛，有什麼好怕的。」

十四笑了幾聲，道：「妳不討厭我就好。」

「嗯，不討厭。」

黎芙生回房間後從書桌底下翻出鐵罐子，將吃完早餐後剩下的零錢投進去，再搖了搖鐵罐，心滿意足地聽著裡頭零錢的碰撞聲。

十四坐在她對面，好奇問：「想買什麼？」

「蛋糕。」黎芙生將鐵罐攬回懷中，這是她幾個月下來有一餐沒一餐存起來的錢。

「小弟弟下星期過兩歲生日，媽要帶他回來。」

「弟弟在哪裡？」十四探索過這個家幾次，沒有見過小孩的用品。

「他在叔叔家。」黎芙生想到叔叔就心情不好。「媽每天都會跟叔叔吵架，因為我……」

沉默迂久，十四問道：「妳做錯事了？」

「嗯。」黎芙生點頭，血絲在她的明眸上撒網，眼淚卻像綁了繩索般倔強地不肯掉落。

但她的聲音已然變成哭腔：「因為我還活著啊。」

那瞬間，十四伸手向前將她攬入懷中，黎芙生感受到生疏的歸屬感，儘管再溫暖，她仍咬牙不讓自己耽溺其中，吸了吸鼻涕後，她戳戳十四的肚子，說道：「我沒事啦。」

十四來回摸著她的頭，感傷道：「妳沒有錯。」

待到小弟弟生日當天，十四在蛋糕店裡興奮地看著琳琅滿目的商品，尤其是巧克力口味的區塊，它道：「小生快看！這些看起來好好吃。」

黎芙生吞了吞口水，雖然她也很喜歡巧克力，但小弟弟吃了會蛀牙，所以不在她的考慮範圍內。

她跟店員詢問了小孩子也能吃的蛋糕，店員便從架上端出一個白色的小圓，說道：「這個不含添加物，而且糖也放比較少，很適合小朋友喔！還有啊，因為這個蛋糕有比較多留白的地方，所以可以用果醬在上頭寫祝福，妹妹要親手寫嗎？」

黎芙生當即點頭，店員帶她到後台選擇口味，她先用葡萄醬在蛋糕上寫「大家愛你」，再用草莓醬於側邊畫上數個愛心，縱使用果醬擠出的字歪七扭八，有些甚至糾結成一團，但她放了真心進去，在畫的過程中還不經意地露出微笑。

店員在一旁莞爾：「當妳的弟弟真幸福。」

黎芙生笑道：「這是姐姐的義務。」

回家路上，黎芙生將蛋糕謹慎地護在胸前，連走路的步伐都刻意放慢，不讓蛋糕受到任何損害。

十四羨慕道：「我也想當弟弟。」

黎芙生開玩笑：「那就趕快找個好人家投胎。」

室內的光線從塑膠門透了出來，黎芙生興沖沖地開門，映入眼簾的，是媽坐在餐桌旁的長椅上，無力地用手拄著頭。

「媽，我回來了。」黎芙生的精神緊繃了起來，她家比之前更亂了不少，空氣中飄散著濃烈的酒氣，醞釀了大難將至的氛圍。她將蛋糕輕放在桌上，怯聲怯氣道：「小弟弟呢……」

媽先是用紅腫的眼瞪著黎芙生，接著毫無感情地問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蛋、蛋糕。」黎芙生被媽的口氣嚇得退了步，撞到待在她後方的十四，她感受到它的存在後，頓時覺得有了些安全感。

「呵呵……哈哈……」媽發瘋般地笑了起來，邊流淚邊笑，轉眼間，她破口大罵道：「黎芙生！妳哪裡來的錢買蛋糕？我們家都窮成這樣了妳還去買這種浪費錢的東西？」說完，連一眼都不願施捨就將蛋糕重重砸向地面，奶油從紙盒的縫隙爆了出來，如同她碎裂的心意炸出血漿。

「還有，妳要給誰買蛋糕？妳弟就在剛才被叔叔搶走了，妳已經沒有弟弟了……妳是不是故意要來氣我的？妳說話呀！」媽撕心裂肺的哭著、叫著，將黎芙生罵得狗血淋頭。

以往的黎芙生會安分地站好，等待媽對她發完脾氣，但這次有十四陪她，她油然生出了勇氣反駁：「不是……」她純粹是想為弟弟慶生、想讓媽的心情好一點。

媽自嘲般笑道：「呵，學會頂嘴了？」說完，一個巴掌就要朝她的臉掄下去。

十四將黎芙生往後拉了步，躲避掉這可能會對她造成嚴重傷害的攻擊。

媽揮空後從椅子上跌落，她以哀戚的眼神看向她，目中的深潭似要將人捲入漩渦中溺斃。黎芙生想去扶，可伸出的手卻被狠狠拍開，媽就這麼攤坐在地抽泣：「為什麼我要遭遇這種事……要是、要是……」她看見不遠處噁心的蛋糕，便拾起流出來的一坨砸向黎芙生。

黎芙生不閃躲，任由屈辱玷汙自尊，說道：「要是我當時和爸一起跳樓就好了對吧？」

媽聽完後近乎崩潰，道：「黎芙生！妳再給我說一次試看看！」

當眼淚爬過臉頰傳來搔癢的感覺時，黎芙生才發覺她哭了，而這彷彿解開她心中黑盒子的枷鎖，有許多她不敢說的話與不願面對的事爭先恐後地蹦了出來，她道：「反正我在學校也只會被同學欺負，妳和叔叔也有妳們的孩子，妳們才是一家人，我是外人、是妳的拖油瓶。不被任何人喜愛的我，本來就該被丟在垃圾桶不是嗎！」

她剛吼完便覺側臉傳來火辣辣的疼，是媽迅速起身甩了她一掌，道：「我不許妳這麼說……」

挨打的黎芙生大哭起來，她的雙手徒勞地擦去不停湧出的淚水，朦朧中，她看見變得巨大的十四站在媽的身後，一吋吋地張開如深淵般的大嘴。

黎芙生還來不及錯愕，就看見它一口、兩口……眨眼間，將她媽從頭到腳吞食殆盡。

就像關了電視，吵雜的空間瞬間寂靜下來，像是什麼事都沒發生過。

她嚇呆了，雙腿發軟跌坐於地，發出「碰」的響聲。

十四快速變回正常大小，像是要關心般朝黎芙生走了步。

「妳別過來！」黎芙生大叫，恐懼盡寫在臉上。

「小生，妳說過不怕我的，現在……不一樣了嗎？」十四停在原地，不敢再有動作刺激她。

「我媽呢？」她盡量讓自己保持鎮定，但發出來的音卻不受控顫抖著。

「如妳所見，被我吃掉了。」

「快吐出來！」她害怕地看著十四的肚子。

十四給出否定的答案。

它躊躇片刻，問道：「妳不是討厭她嗎？為什麼要她回來？」

黎芙生再度嚎啕大哭，更甚方才被打的時候，她道：「妳不懂……當初在頂樓是媽把我從爸的手中搶過來我才能活到今日，她平時都早出晚歸在外工作，這個家甚至是她對房東下跪多次才留下來的……妳怎麼可以這麼自私！」她掙扎爬起身，用力捶著十四的身體，不斷重複最後那句話。

十四安靜地承受拳頭，但它愈沉默，黎芙生就越心酸。

最後，黎芙生狠狠地推開它，奪門而出。

她漫無目的走在街頭，只想離案發地越遠越好，逃避方才發生的一切。

沿途的景色漸趨陌生，她走在人煙稀少的巷弄，但月黑風高的陰森仍難以與十四吃人的可怕相頡頏，不曉得走了多久，腳步開始踉蹌，一個不小心就跌了跤，她靠著路邊的電線桿休息，可是眼睛一閉，就夢見十四張著血盆大口，而所有家具都染上了與它眼睛相同的鮮紅，她醒了又睡，睡了又醒，當噩夢做完後，才終於陷入昏睡。

天剛翻起魚肚白時，她從木質長椅上驚醒，環顧四周後，發覺這裡是年幼時媽常帶她來玩的一座公園，不假思索，她立刻猜到是十四趁她睡著時將她帶過來的。

昨晚的記憶隨著她想到十四，便海嘯般地挾著巨大的浪花向她撲來，她抱住頭，祈禱這一切只是虛幻的夢，好不容易抓住心中飄渺的希望小舟，她狂奔回家。

一開門，仍然看見地上爛掉的蛋糕和沒有放好的椅子，她強迫假裝自己什麼都沒看見，往媽的房間尋去。

被褥整齊、錢包仍放在桌上，媽沒有回來也沒有出去。她不敢死心，即便知道不可能，還是將所有能拉出來的櫃子都拉開、能搬動的東西都搬過，直到把房間逛了幾百圈後，她才默默地流下眼淚，並將所有物品回歸原位。

她失魂落魄地走往自己的房間，當她進門時，卻驚見她媽正坐在衣櫃前，而櫃門大大敞開，裡頭堆積的東西傾落滿地。

「媽……」黎芙生用盡僅存的力氣撲向她。

媽一手拿著破爛兔玩偶，一手將女兒攬入懷中，感慨說道：「妳既然那麼喜歡它，為什麼不和媽說呢？」

黎芙生看著她當年從垃圾桶底部偷偷撈出來的兔玩偶，訥訥道：「我怕妳不開心。」

這個衣櫃不用來裝衣服，而是被拿來藏東西，但這個「藏」並非喜愛，而是不敢被別人發現的秘密。

「傻孩子。」媽放下兔玩偶，用雙手將黎芙生抱得更緊。「芙生，媽昨晚不是那個意思，媽是想說，要是自己有能力把妳和弟弟留在身邊就好了，不是不要妳。是媽一直以來疏忽妳了，還對妳發那麼大的脾氣，對不起……」

「沒關係。」黎芙生邊啜泣邊搖頭，經過這場驚魂記，她覺得只要媽能陪在她身邊，她就無敵了，那些委屈或是難受都變的無所謂。

媽接著拿起一本日記，裡頭的最後一篇是黎芙生的遺言，上頭寫著「願媽能無後顧之憂，和叔叔、弟弟一起過好日子」。

「寫什麼傻話，沒有妳的話媽連日子都過不下去，妳是我花了畢生的勇氣從爛男人手中搶回來的寶物，怎麼可能會希望妳消失呢？」媽拿日記本拍了下黎芙生的屁股。

黎芙生笑逐顏開，往媽的懷中鑽，汲取更多她所渴求的溫暖。

「還有，這件衣服是怎麼回事，為什麼上面都是腳印？」媽從雜物堆中翻出她的制服。

那是胖班長在書法課時用墨水沾了鞋底，再用來欺負她的證據，但她不敢跟大人講也不敢亂丟，只好帶回家藏。

「妳在學校發生事情為什麼沒跟我說？」媽的口氣裡充滿心疼。

「已經沒事了，我上次在早餐店的時候反將他們一軍，他們現在看到我就逃得遠遠的。」黎芙生抬起頭，與媽炫耀她的事蹟。

「芙生長大啦。」媽捏了捏她的臉蛋，逗得她大笑。「不過如果媽沒有發現，這些事情妳打算藏到什麼時候？」

黎芙生不語，她從沒想過要揭開。

「以後不管發生什麼事都要回來跟媽說，不要一個人承擔，好嗎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知道就好，媽去準備早餐。妳負責收拾房間，地板上有很多頭髮，記得掃乾淨。」

黎芙生依依不捨媽的懷抱，在鬆開手前問了句：「媽，妳怎麼會到我的衣櫃裡？」

媽摸摸下巴，思考片刻後回道：「大概是夢遊吧！昨晚喝了點酒，連自己怎麼睡著的都不知道。」

「那妳有覺得哪裡不舒服嗎？」昨晚她看見了十四尖長的上下門牙，被咬到肯定會穿腸破肚。

媽笑道：「身體沒有，但心靈有。」

黎芙生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媽，我保證我以後一定每天跟妳報備在學校發生的事，妳就別擔心我啦！」

目送媽走下樓後，黎芙生才動工整理房間，從衣櫃中掉出來十四曾經吃掉的一些物品，沒想到它的胃竟然通向這裡！

黎芙生環視整個房間，那圓胖的垂耳兔不在任何角落。

她仔細思考了十四的所作所為，其實它真的都是為她著想，只不過後來用的方式太為極端，但這仍不可抹滅它是存有好意的事實。

她很快就決定要將十四找回來，到廚房拿了根兔子愛吃的紅蘿蔔後，便直覺地往廢棄大廈跑去。

她一股勁爬到頂樓，果然看見圍牆上有隻白色垂耳兔，她湊到它身旁，模仿它說道：「自殺的話吃不到紅蘿蔔哦。」語畢，拿起手上的紅蘿蔔在它面前搖了搖。

十四撇過頭，手卻誠實地朝紅蘿蔔伸去。

在它接過紅蘿蔔的同時，她道：「十四，謝謝你改變了我的一切。」

十四用不著幾秒就將它啃完，它拍拍肚子，回到圍牆內拉黎芙生坐下，正經道：「能改變你的人只有你自己。」它盯著她的雙眼，良久，問道：「看清楚了我不同的型態後，妳討厭我嗎？」

黎芙生搖頭，道：「我知道你是為我好。所以，不討厭。」

十四摸了摸黎芙生的頭，道：「那妳答應我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妳都要愛著你自己，可以嗎？」

黎芙生雖然不清楚「不討厭十四」跟「愛自己」有什麼連結，但她不自覺地就隨著十四的意願答道：「可以。」

見她答應後，十四動手朝自己的頭套扭轉起來，黎芙生本欲阻止，但內心的好奇壓制她的動作，讓她安靜地看著十四將頭套緩緩摘下。

在十四真露出面目的瞬間，黎芙生倒抽了一口氣。

它的身體透明到可以看見它背後的景物，不過讓黎芙生最震驚的是，它有著與她如出一轍的面容。

霎時間，她頭暈腦脹，視野變得扭曲模糊，她伸手想抓住十四，卻只攫到一把空虛。她焦急大喊：「妳要去哪裡！」

十四將手抵在黎芙生的胸口，以她的臉蛋，揚起明媚的笑容，說道：「我哪兒都不去，永遠在妳心裡。」

當黎芙生從圍牆旁驚醒時，天竟然已經黑了下來，拿出手機查看時間後，她差點將手機摔出去。現在是她準備自殺的那天晚上，而頂樓只有闌寂黑暗與她做伴，十四的出現倒像是恍惚間萌生的幻影。

她想起了十四對她說的一番話，便用雙手環抱住自己，低聲呢喃道：「你好……謝謝。」說給住在心裡的「它」聽，而內心的共鳴拂起一陣陣微風，雲散了孤獨。

好似十四正在回應她。

她迅速複習了遍十四陪伴她走過的改變歷程，想好第一件事該做什麼後，便雀躍地跑下樓梯。

她沒發覺的是，儘管她身處黑暗，仍是嚮往著光，以光為指引的活下去，終有一天，也將成為一顆燦星，擁著自己的明亮閃爍天際。

(完)